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第一二〇回 王素秋看戲軋姘頭 柳飛雲當場施絕技

且說康姨太太拉了二姨太太起來，又囑付自己同去的那幾個娘姨、大姐道：「這件事兒，你們看在二姨太太分上，不准聲張，如若外面有人知道了風聲，我只和你們幾個人說話！」眾人聽了只得齊聲答應。二姨太太羞得低著個頭抬不起來，聽得康姨太太這般吩咐，只道他是好意，不因不由的心上□分感激，對著康姨太太撲的又跪下地去。康姨太太連忙一把拉住，攙了起來，口中說道：「你再到這般模樣，就不成個自家姊妹了。」二姨太太面紅過耳，低低的說了一聲「多謝」。又向那些娘姨、大姐說道：「對不起你們眾位，只好慢慢謝你們的了。」看官，你道這位二姨太太既然要做這樣的事情，為什麼不秘密些兒，卻這樣的粗心草率？康姨太太既是有心去捉他的破綻，又為什麼不肯聲張？難道還顧著康中丞的面子，不肯鬧出來麼？原來康中丞雖然做過封疆大員，家裡頭的家法卻是一些也沒有的。這位二姨太太，這樣的事情也不止做了一次了，看得軋個把姘頭、弔個把膀子沒有什麼稀奇。就是這些娘姨、大姐也都看得慣了，並沒有一些兒詫異的意思，好像是分內的常事一般。至於這位大姨太太的不肯聲張，卻另外有個道理在內。

既不是衛顧康中丞的面子，也不是周全二姨太太的臉兒，卻為著這個陸升生得俊俏非常，語言伶俐。康姨太太初嫁康中丞的時候，就狠喜歡這個陸升，久已存著個要勾搭他的意思；倒是這個陸升有些蠍蠍螫螫的，不敢放肆。康姨太太見了這般光景，覺得自己畢竟還要留些身分，不好意思一定怎樣去俯就他。好在康姨太太的事情很多，只轉了幾個念頭也就罷了。如今無意之間忽然見了陸升和二姨太太這般如此，不覺心上有些酸溜溜的吃起醋來，故意帶幾個人去真誠現獲的捉住了他們兩個，卻又胡弄著不肯聲張。一則好在陸升面上見一個情；二則收伏了二姨太太，做個自家的心腹。這也總算是天從人願，一舉兩得了。

閒話休提，只說康姨太太自從在馬戲場回來之後，心上只想著柳飛雲的模樣，覺得他一言一笑、一舉一動，無一不好。便故意到桂仙戲園去包了一個廂。對著康中丞只說要請客，早早的吃過了晚飯，重施脂粉，再畫蛾眉；頭上挽著一個懶妝髻，稀疏的幾件釵環；身上換了一身素羅衣褲，襯一條玄色紗裙；足下又換了一雙簇新的挑繡弓鞋；淡妝素服，妖豔動人。打扮好了，又自己在鏡子裡頭照了一會，坐上馬車一直到桂仙戲館來。

到了戲館，走上廂樓，案目呈上戲單來。康姨太太接過來留心看時，只見排的柳飛雲的《戰宛城》。康姨太太便吩咐案目，叫掛出牌去，要點柳飛雲的《白水灘》。案目答應一聲，便走了出去。這個時候已經做到第三齣了，正是小喜鳳的《游龍戲鳳》。小喜鳳本來是上海數一數二的有名花旦，扮了酒店裡頭的李鳳姐，和那老先生做的正德皇帝，兩個人眉來眼去，賣弄風騷，看的人一個個齊聲喝采。康姨太太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便只當沒有看見的一般，只低著頭一言不發的在那裡想他自己的心事。

等了一回，柳飛雲的《白水灘》上場。康姨太太眼睜睜的看著台上，目不轉睛，要看柳飛雲的身段。一回兒手鐸一響，繡簾開處，柳飛雲逐步登場。只見他戴一頂攢花簪笠，著一件織金玄緞袂衣，裡面襯著一身品藍衣褲，胸前繞著白絨繩蝴蝶扣兒；面上搽著血點一般的胭脂，畫著長長的兩道眉毛。俊眼流波，雙眉入鬢，身材夭矯，台步從容。面貌本來生得□分俊俏，再襯著這樣的一身結束，越顯得蜂腰猿臂，鶴勢螂形。這柳飛雲聽得康公館的姨太太點他的戲，心上早知道了八九分，連忙結束登場；先抬起頭來一看，就對著康姨太太飛了一個眼風。康姨太太也笑吟吟的和柳飛雲使個眼色，兩個人四隻眼睛你來我往，一去一還，閃閃爍爍的好似電光一般滿場飛舞。台下那一班看戲的人，也有幾個老上海，看出他們兩個弔膀子的情形，卻都是事不干己，那個去管他們的閒事。

這個柳飛雲見康姨太太有意弔他的膀子，越發放他全副的精神來；那打倒青面虎的一場，一條棍棒耍得就如風車兒的一般；上三下四，左五右六，使得個風雨不透！臨了兒更格外添出許多解數，翻出許多筋斗，只聽得台下一片喝采的聲音。

把一個康姨太太看得眼花撩亂，張開了一張櫻桃小口，一時間再也合不攏來。到了那吃緊的時候，康姨太太連忙在身上掏出一大卷鈔票，也有五塊一張的，也有□塊一張的，舉起手來，竟是往台上一擦。剛剛這個時候，柳飛雲收了棍法，回轉頭來對著康姨太太微微一笑，便大踏步走進後台去了。

不多時，《白水灘》已經完了，柳飛雲換了便衣上來謝賞。見了康姨太太，深深的請一個安，垂著手規規矩矩的站在旁邊。康姨太太想要和他說幾句話兒，覺得心上好像有許多話兒，一時卻想不出來，不由得俊眼斜睇，紅雲上頰。停了好一回方才說出一句話來道：「你到上海有幾年了？」柳飛雲又請一個安道：「小的到上海兩年了。」趁著請安下去的時候，柳飛雲的右手早在康姨太太的一雙腳尖兒上碰了一下。康姨太太回頭一笑，脈脈含情。

兩個大姐本來是和姨太太一路的，見了他們兩個人這般形景，便對康姨太太說道：「我們回小房子去罷。」這個姐聽了，便道：「我還有事，等一回兒就來，你跟著大姨太太先去。」康姨太太聽了一言不發，只點一點頭，對著柳飛雲把眼一瞟，立起身來就是。那一個大姐見康姨太太走了，便同著柳飛雲不知到什麼地方去鬼鬼祟祟的打了一個轉身，便把他一直領到新馬路口的一處地方，悄悄的在後門進去。

柳飛雲雖然色膽如天，到了這個時候也由不得心上有些心驚膽戰起來。到了門內，轉過前堂，走上扶梯，直到一間房內，卻靜悄悄的不見一個人。柳飛雲舉眼看時，只見是一所兩樓兩底的洋房，起造得□分小巧精緻。房間裡頭都是些外國器具，一色雪白，耀得人奪目生輝。正中間擺著一張鐵牀，也掛著雪白的冰綃帳子，點著兩盞紗罩自來火燈，照耀得滿房內燈光閃爍。

柳飛雲正在打量，早聽得帷後弓鞋細碎的聲音。康姨太太扶著一個大姐的肩膀慢慢的走出來，已經換了一身家常衣服。春山挹翠，秋水橫波；神采飛揚，丰姿婀娜。柳飛雲早已看得呆了。康姨太太走出來，對著柳飛雲微微的一笑。柳飛雲搶步過去，直到康姨太太身旁，又請了一個安道：「姨太太的恩典。」康姨太太一把拉了柳飛雲起來，笑道：「你請安叩頭的混鬧些什麼！我難道是叫你來請安的麼？」

說著，便又回過頭去一笑。柳飛雲到了這個時候，就口饅頭，豈有不吃的道理？自然也要放肆起來。他們兩個人，一個是男兒身手，解數非常；一個是中婦妖嬈，風情如許。自然的巫峽雲癡，銀河水滿；顛倒鴛鴦之字，迷離蛺蝶之魂。與別人的尋常歡會，大不相同。

到了明天，柳飛雲恐怕有人知道，一早起來悄悄的溜了回去。康姨太太慢慢的起來梳洗，梳好了頭，便同著兩個大姐坐著東洋車，到他一個結拜姊妹的公館裡頭，大家說了一回閒話，方才坐著自己的馬車回去。

看官，你道康姨太太在外面住夜，康中丞為什麼竟不疑心？原來康姨太太自小兒墮落平康，原沒有什麼父母姊妹，只不過有幾個結拜姊妹，都是把勢裡頭的信人。

也有已經嫁人的，也有還做生意的。自從嫁了康中丞以後，便說和這幾個人本來都是親戚，硬要和他們來往。康中丞也不敢攔他。只要有了什麼意中人，要在外面住夜，對著康中丞就說是到親戚家去，要住過一夜方才回來。自己坐著馬車，先到個已經嫁人的結拜姊妹家裡，便打發馬車回去。明天□二點鐘，再叫馬車來接。那班堂子裡頭出身的人，那裡有什麼好貨！雖然嫁了人，大家原都是打成一路的。康姨太太這般做作，不過是瞞瞞外人的耳目罷了。至於那個馬夫，本來原在四馬路馬車行裡頭的，一向做堂子裡頭的生意，和康姨太太也有些不明不白。見了康姨太太這樣藏頭露尾的行徑，心上雖然明白，那裡肯直說出來？樂得借著這個由頭，向康姨太太借幾個錢敲些竹槓。兩個大姐都是在堂子裡頭帶來的，自然是一路上的人。只瞞著康中丞一個。那幾個姨太太裡頭，也有兩個是堂子裡頭的信人，看著康姨太太的行為，心上雖然有些疑惑，卻想著大家井水不犯河水，又拿不著他的憑據，那個肯來做這樣的空頭冤家？更兼自己身上也都有些不明不白的勾當，做賊心虛，也不來管別人的閒事。只有那位二姨太太口直心快，

對著康姨太太說話的時候，未免有些含著皮、包著骨頭的話，所以康姨太太使出手段來，先收伏了這位二姨太太，叫他以後非但不敢再說什麼，並且不得和他一路。這也是康姨太太的一片深心、一番辣手了。按下不提。

只說康中丞的那兩位堂房妹子，自從守寡之後，越發的風流放誕起來，天天的跑馬車，游張園，只要遇見了個清俊些的少年子弟，就使出那勾魂攝魄的手段來勾引他。更兼這兩個寶貝衣裝華麗，態度風流，那一種嬌嬈蕩佚的樣兒，真個比堂子裡頭的倌人還要勝個幾分。就是他不弔別人的膀子，別人還要來尋著他們；何況又是這樣的兩個頭等名角！只引得那些滑頭子弟，如蟻附羶，如蠅逐臭，大家都想他們的念頭。正是：

文姬新寡，群登子反之牀；卓氏私奔，誰有相如之渴？  
要知後事如何，但看下文交代。